

西洋圖書館發展探析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braries

盧秀菊

Shiow-jyu Lu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本文從西洋史上圖書館之發展，探析西洋圖書館與其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教育、文化背景之關係。而近代圖書館之發展尤與文藝復興、啟蒙思潮、民主運動關係密切。乃至迄於當代圖書館五大類型之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學與學術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皆蓬勃發展。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braries and its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braries in the modern age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and influenced by the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Democratic movemen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braries, there have also arisen five new categories of libraries, namely the national, public, university or academic, school, and special libraries.

[關鍵字 Keyword] :

西洋圖書館史；西洋古代圖書館；西洋中古圖書館；西洋近代圖書館

Western Library History; Western Ancient Libraries; Western Medieval Libraries; Western Modern-Libraries

壹、前言

西洋圖書館起源於何時，迄無定論。圖書館發展源遠流長，筆者曾經開授臺灣大學本系生之「圖書館史」課程數年。每每思索研究圖書館史之目的和方法，發現圖書館的起源發展和繁榮有其歷史脈絡，而和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從研究過去圖書館發展或圖書館史中，可看出各時代各地域圖書館發展的特色，如某一特定時間與空間的圖書館事業是否發達，其發達的因素為何，何種類型的圖書館最為發達，各類型圖書館對後代的影響為何。

一般而言，圖書館是時代的產物，受某特定時空環境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教育背景的影響；圖書館亦為一社會總體文化活動之一，與該時代文藝和學術發展亦息息相關；而晚近圖書館則受到科技進展的影響最大。探討西洋圖書館的發展，其方法可比較不同時代的圖書館，或比較不同地域的圖書館，以找出各時代各地域圖書館的差異，以及其經營之成果。研析歷史上圖書館經營的成敗因素，將對今日圖書館經營有所借鏡與啟發。

本文探討西洋史上自古代至現代圖書館之發展，西洋古代至中古時期，圖書館發展與其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教育背景之關係密切。而西洋近代圖書館之發展則與文藝復興、啟蒙思潮、民主運動關係密切。至於二十世紀以來之當代科技發達，為當前西洋圖書館發展之最重要因素，則不在本文探討之範圍。本文試從西洋史上圖書館之發展軌跡尋找自古代至現代圖書館發展之盛衰成敗之背景因素。

貳、政治、經濟、社會與宗教的影響

西洋古代已有具備原始圖書館或檔案室特徵的處所，以典藏檔案文獻，包括以下四類（註1）：

一、寺院圖書館。所藏包括聖律、教義、聖歌、神話、諸神列傳等的抄本；此後加入權威宗教家對聖典之詮釋。重要的經典可能刻於石上、皮革上、銅器上、或刻於經

過火焙燒的泥磚上；次要的宗教文獻可能寫在當地最普遍的書寫材料上，如紙草紙（Papyrus）或羊皮紙卷（Parchment）。神學典籍的收藏所，由僧侶管理，只有寺院中高僧有權使用，為少數人所擁有、管理與利用。寺院圖書館為古埃及、巴勒斯坦、巴比倫、希臘、羅馬最重要的原始圖書館。

二、政府檔案。包括稅收、貢物、法律、條約、協定、統治者間的換文等，皆為保存範圍。此類公文、記於泥版上、或書於紙草紙及羊皮紙卷上，亦可刻在銅條及青銅版上，保存了當時政府的主要活動。

三、商業文書。古代的城鎮大都依水流而發展，政府或宗教中心皆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其後商業發達，為保存並整理大商家有關財產、貨品、買賣、稅金、與捐贈之記錄，古代各大城市皆有收集商業檔案或圖書的處所。

四、私家文件。早期社會，財產的所有權及繼承權受到重視。最早期的私家文件中，有遺囑、契約、售賣手續、家畜或奴隸的清單，以及有關宗譜、婚嫁的紀錄。此後，私人藏書中加入宗教典籍的註釋、傳統史詩、故事及歷史、文學著作，即轉變為私人圖書館了。

由以上四類檔案、文件或圖書貯藏的處所，可歸納說，西洋古代即已有具備原始圖書館或檔案室特徵的處所，乃因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背景等因素發展而成的。古代最普遍的書寫材料有三種：紙草紙、羊皮紙卷、及泥版（Clay Tablet）。泥版與紙草曾同時普遍在埃及使用，可能紙草紙及羊皮紙卷曾普遍通用於巴比倫，尤其是耶穌公元紀元前數世紀間，但因巴比倫天氣潮濕，紙草紙及羊皮紙卷皆已腐壞。西洋古典時期的希臘與羅馬，大部分文獻皆書寫在紙草紙及羊皮紙卷上。公元四世紀時，一種羊皮摺頁式書（Codex）開始流行，其形式與現代書相同。摺頁書亦為早期基督徒用來抄寫聖經之用（註2）。

一般認為，西方文明起源於兩河流域的腓尼基及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公元前3000年末期，蘇美人（Sumerian）已在泥磚、稜柱和圓筒上刻有文字，為最早的文字記載。公元前2700年，蘇美人已建立寺廟、政府和私人的圖書館。其後，巴比倫王國興起，吸收蘇美人的文字和文化。亞述人繼而統治此區域，亞述王國首都尼尼微（Nineveh）城，亞述巴尼巴王（Assurbanipal, 668?-616? B.C.）的宮廷圖書館是古代世界的著名圖書館。此外，巴比倫王國及亞述王國尚有寺院圖書館、私人藏書及商業檔案等藏書處所（註3）。

古埃及文明發源甚早，最早的書寫文字可能始於公元前4000年末期。公元前3200年，已採用紙草紙為書寫材料。古埃及圖書館所知不多，但迄今尚有寺廟及古埃及國王圖書館的遺址及證物（註4）。埃及文字發展到某一地步，即開始文獻蒐求。寺院及宮廷中，一些秘室即用以貯藏公文抄卷。檔案室之出現先於圖書館。政府、教堂及商業文字之保存，在圖書館蒐求歷史、文學及神學書籍之前。早期的檔案室皆由受過特殊訓練的書記人員任管理之責。

古埃及圖書館之考古證據比巴比倫少。古埃及最有名的圖書館是在底比斯（Thebes）城的雷米斯二世（Ramesses II, 1300-1236 B.C.）王宮中，藏書達2000卷之多，除政府檔案外，尚有宗教書。古埃及歷代遷都，故在Memphis, Thebes及Heliopolis等處皆發現皇家圖書館的遺跡。埃及寺院圖書館之遺跡較宮廷圖書館為多。最初數王朝，寺院與宮廷設在同一建築內，國王亦被遵奉為神，寺院圖書館典藏有關宗教之典籍。其後，世俗文學亦入典藏，並藏天文及醫學書籍。寺院設有訓練書記之學校。此外，貴族與富商的宅第中，亦有私人書藏（註5）。

古希臘方面，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利特島（Crete）即發展為高文化區，採用Linear A文字。公元前1460年被早期希臘之麥錫尼人（Mycenaeans）征服，採用Linear B文字。公元前八世紀，希臘人採用腓尼基人字母，而有

拼音之希臘文字（註6）。希臘時代最著名的三大圖書館為亞里斯多德圖書館、亞歷山大城圖書館與柏加曼城圖書館：

一、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圖書館

希臘古典時期（公元前六至三世紀）圖書館留下遺物甚少，但依現有文獻可證明當時已有圖書館存在。公共圖書館之建立，為保存書籍及當時流行之劇作家的劇本。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散文及歷史等著作開始蓬勃發展。此時希臘市鎮已有學校，教師與作家都必須有其私人藏書。一般相信，柏拉圖（Plato, 427-348 B.C.）必有一為數不少的私人藏書。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圖書館是古希臘最大的私人藏書。此外希臘兩位史家Thucydides (471?-400? B.C.) 與 Herodotus (5th cent. B.C.) 也必定收藏有大批文獻作為其著作之參考文獻。亞里斯多德曾創一逍遙學派（Peripatetic）之哲學學派以教誨生徒，他的圖書館藏書數百卷，有自購者及門人所贈者。他死後，由其門人Theophrastus (372?-287 B.C.) 所有，並將亞氏之書院擴充為一所大學，此後這批圖書輾轉在其門人手中保存。據記載，雅典為羅馬人所佔領時，羅馬將軍蘇拉（Sulla, 138-78 B.C.）把此一圖書館遷至羅馬。另一記載是：在埃及南部建國的托勒密（Ptolemies）王朝之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285-246 B.C.）把亞氏藏書運到埃及，後來成為亞歷山大城圖書館藏書之一部分（註7）。

二、亞歷山大城 (Alexandria) 圖書館

古希臘時期最重要的圖書館不在希臘本土，而在埃及。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ria the Great, 336-323 B.C.）征服西方世界後，在尼羅河口建立一亞歷山大城。其後托勒密王朝將之發展成一重要的文化中心。

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創建肇始於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367?-283 B.C.），經二世、三世而擴充，成為希臘文化的知識中心，各方學者聞風而來，從事研究，並利用埃及的紙草紙，促進書籍的翻譯、利用和出版。希臘、波斯、希伯來和印度的手抄本，陸續從亞洲及希臘各地

輸入。亞歷山大城圖書館的手抄本成為希臘世界的標準版本。希臘著名學者擔任館長，其中 Callimachus (ca. 310-240 B.C.) 曾編纂一份書目「卷錄」(Pinakes)，共120卷。今有殘卷傳世，分為八大類：演說術、歷史、法律、哲學、醫學、抒情詩、悲劇及雜項(註8)。

亞歷山大城圖書館之總館在 Bruchium，此圖書館與一所博物館及一所學術院同在一大棟建築物內。不久，總館發展迅速，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I, 309?-247? B.C.) 又在六翼天使寺 (Temples of Serapis) 設一分館。為了增加藏書，凡亞歷山大城所有之書籍，皆抄繕複本藏於館內。該館興盛達數百年之久，據估計其館藏曾多達70萬卷。此一數字或過於誇大，含複本及不同版本，但僅六翼天使寺之分館藏書即有四萬卷之多。其後托勒密王朝式微，圖書館亦受影響。公元前47年，凱撒 (Julius Caesar, 100?-44B.C.) 征服埃及，亞歷山大城一戰，焚燬了位於 Bruchium 之總館，藏書受損。其後安東尼 (Mark Antony, 83?-30 B.C.) 曾將由柏加曼城 (Pergamum) 圖書館掠奪之書籍20萬卷贈予埃及女王 Cleopatra (69-30 B.C.)，以賠償凱撒所焚燬之損失，但不久復被損毀。在公元紀元後，亞歷山大城圖書館日漸式微，其藏書一部分運至羅馬，以充實羅馬圖書館之館藏。至公元391年，亞歷山大城主教 Theoptilus 焚燬了六翼天使寺分館中所藏之「異教」館藏(註9)。

三、柏加曼城 (Pergamum) 圖書館

小亞細亞東北角的柏加曼城，曾由柏加曼王 Attalus I (241-197 B.C.) 及其子 Eumenes II (197-159 B.C.) 建一古代世界第二大圖書館，僅次於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圖書館建在柏加曼之雅典娜女神寺 (Temple of Athena)。其遺址已被發掘出，其一室之容量即可藏書17000卷，有多室。該館聘學者為館長，如文法學家 Crates，曾編纂該圖書館之目錄。當時柏加曼城的書籍製造業很發達，埃及禁止紙草紙之出口，想遏止柏加曼圖書館之發展，柏城乃發展羊皮紙卷以代替紙草紙，這種羊皮紙卷兩面光

滑可用，書寫容易。到公元四世紀時，羊皮紙卷古抄本較紙草紙更佔優勢。公元前133年，柏加曼為羅馬人所攻陷，該館之藏書被掠去不少，安東尼即曾以20萬卷贈埃及女王以充實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其後20萬卷之一部分可能為羅馬皇帝奧古斯都 (Augustus, 63B.C.-14A.D.) 又運回柏加曼，直至回教帝國征服柏加曼後，柏加曼圖書館終告結束(註10)。

總之，公元前三世紀末，希臘本土圖書館已相當普遍，雅典及各大小城鎮皆有公共圖書館。此外，已有中學、大學、醫學等專門學院的圖書館。私人圖書館亦興盛，希臘古典時期作家大都有私人藏書。寺院之柱廊側邊亦設有圖書館。希臘古典時期，是西洋圖書館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註11)。

古羅馬之圖書館，在類型、組織及內容上，皆直接繼承希臘圖書館。公元前30年時，羅馬帝國疆土東起小亞細亞，西至英格蘭，最初圖書館乃來自希臘或小亞細亞掠獲之戰利品。羅馬之圖書館，以公共圖書館及私人圖書館最為發達。

羅馬在凱撒時代，受希臘影響，文風日盛。凱撒提倡公共圖書館之建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於公元前37年由波利歐 (Pollio) 在自由寺成立，開放給民眾閱覽。自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開始，歷代羅馬皇帝皆重視圖書館之興建。奧氏本人即建有二所著名的公共圖書館：阿波羅 (Apollo) 寺圖書館和奧大維亞 (Octaviae) 柱廊圖書館。最大的圖書館為圖雷真皇帝 (Trajan, 98-117 A.D.) 於公元114年，在「民眾會場」所建額爾比安 (Ulpian) 圖書館。典型的羅馬圖書館乃設於會所與寺廟之迴廊上，藏書分希臘作品與拉丁作品二部份典藏(註12)。

羅馬第一所著名之私人圖書館，為羅馬將軍艾米略 (Paulus Aemilius) 攻陷馬其頓之戰利品。而羅馬將軍蘇拉於公元前86年攻陷雅典所奪回戰利品而設立的圖書館更為有名，其中一部分圖書為亞里斯多德圖書館之舊藏。而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 (Marcus T. Cicero, 106-43

B.C.) 私人藏書豐富，其友阿提克 (Atticus) 亦為一大藏書家。總之，公元一世紀左右，羅馬富豪之家有很多私人圖書館 (註 13)。

羅馬圖書館的建築形式及藝術裝飾，與當時紀念性建築物大致相同。最相似的是，大廳中有一些神像，及作家的畫像。精緻的圖書館，以珍貴木材或大理石為建築材料，以獎章、銘刻、象牙、玻璃和精巧的鑲嵌工藝來裝飾各處。卷軸皆貼上標籤，或平放書櫃及書架，或直立於圓筒式的木筒裡，書架或書櫃都嵌入牆壁中 (註 14)。羅馬鼎盛期，有一種新的圖書形式出現，即由羊皮紙裝訂成冊的抄本或摺頁本 (Codex) 取代了以往卷軸式紙草紙或羊皮紙書卷。公元二世紀時，羊皮摺頁本已出現，公元四世紀時普及，此種圖書形式翻閱容易，兩面抄寫，書冊式較易保存 (註 15)。

從西洋文化起源地巴比倫及埃及、到希臘及羅馬時代，圖書館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四因素的影響，圖書館興衰軌跡亦與以上四背景之興衰軌跡相符合；因此可以說，西洋古代的圖書館，實受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四背景的影響。

參、宗教與文化的影響

基督教圖書館的興起，是西洋史上，宗教影響圖書館最深之明證。西羅馬帝國末期，古代的大圖書館式微，繼之者為基督教圖書館。公元三世紀，基督教文獻數量遽增。1947年發現的「死海書卷」 (Dead Sea Scrolls)，可為佐證。早期基督教徒因須保存與傳播其經典文獻，故頗有效的應用書本及圖書館。公元180年左右，在亞歷山大城就有兩所重要的基督教學術中心。另外在凱撒利亞 (Caesarea) 也有一座著名的基督教圖書館。而北非的迦太基 (Carthage) 是最早的基督教學術和圖書館中心 (註 16)。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勢衰，由皇帝戴克里先 (Dicoletian, 284-305) 開始振興，分帝國為東、西羅馬帝國，自己治理東羅馬帝國，公元303年開始迫害基督教徒。至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I, 288?-337) 即位

(313 A.D.)，頒布「米蘭詔令」 (Edict of Milan)，始恢復基督教徒自由，並恢復其財產權和公民權。在戴帝迫害基督教期間，圖書遭受破壞 (註 17)。君帝承認基督教，才使公元四世紀末以後，教堂及基督教圖書館發展迅速。

西洋中古時期 (476-1453 A.D.) 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期。但在保存文化方面，有三大中心。西歐方面，有賴基督教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圖書館保存基督教書籍與文化，而一般非基督教文化與書籍則輾轉入藏於東方君士坦丁堡之拜占庭帝國和回教之阿拉伯帝國的圖書館中，成為中古時代的學術文化中心。

一、拜占庭帝國之圖書館

拜占庭帝國之圖書館，以帝國圖書館、學院圖書館、大主教圖書館、修道院圖書館、以及其他圖書館著稱。

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330年，遷都拜占庭 (Byzantium)，改名君士坦丁堡，所建立的帝國圖書館，維持到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佔領君城，東羅馬帝國滅亡為止。君士坦丁大帝建帝國圖書館，並派人至帝國各處蒐集基督教文獻，容許希臘文及拉丁文之俗世作品入藏。逝世時，館藏約7000卷左右 (註 18)。

狄奧多西二世 (Theodosius II, 401-450 A.D.) 在君士坦丁堡建一所學術院 (哲學大學) 圖書館，該學術院興盛達數世紀之久。學術院於公元第八世紀關閉，但第九世紀 (850 A.D.)，重建一所大學。該大學的圖書館在第十一世紀拜占庭「文藝復興」時擔任重要地位。羅馬皇帝賈斯丁尼安 (Justinian I, 483-565) 在公元529年關閉了雅典的最後一所古典學府，因他認為該校所講授之哲學與基督教教義相違悖。同時，賈斯丁尼安所勒令編纂的羅馬法典—賈斯丁尼安法典 (Justinian Code) 加上其文摘及補遺的「民法全集」 (Corpus Iuris Civilis)，為中古時期以迄近代，西歐所有民法之基礎 (註 19)。

君士坦丁堡之第三所圖書館為大主教圖書館。大主教為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y) 名義上

的領袖，該館的規模與地位時有變動。以君士坦丁大帝所收賀禮50卷繕寫精美的羊皮紙書卷肇始其館藏（註20）。有一所學術院附於大主教之下，以訓練宗教教職人員。

在羅馬帝國境內，尚有其他教會圖書館，其形式皆與狄奧多爾（A. Theodore）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所建修道院相類似。大約在公元825年，狄奧多爾建立了一所圖書館與繕寫室，除了作為抄寫手稿之場所外，亦為教育教士的學校。此乃典型的修道院圖書館（註21）。除君士坦丁堡之外，帝國大多數主要城鎮中皆設有一所或多所圖書館，設於修道院、學校和教堂內，如凱撒利亞、貝魯特、雅典等處。除作家及宗教領袖外，尚有不少私人圖書館（註22）。

二、阿拉伯帝國之圖書館

公元六世紀時，在先知穆罕穆德（Muhammad, 570-632）領導下之阿拉伯崛起。回教徒乃一支尚武的勢力，七世紀時，已取得大部分的敘利亞、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及埃及等地，但此時君士坦丁堡仍足與之抗衡，於是另佔領部份非洲和西班牙，成立阿拉伯帝國。從八世紀到十五世紀，回教阿拉伯帝國保存文化及知識的貢獻與拜占庭帝國佔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中，知識的廣為傳播，乃基於二個因素：(1)標準阿拉伯語的形成；(2)公元800年左右，造紙術由中國傳入，紙張之應用使書籍大量發行（註23）。阿拉伯帝國的圖書館以大馬士革和巴格達二地的最為著名。

大馬士革（Damascus）為烏米依王朝（Umayyid, 661-750）之中心城市。該王朝諸王皆講求學術，建立一皇家圖書館，館內並貯藏教堂及政府檔案。所藏大量的宗教與非宗教的著作，開放給研究學者及學生使用。館內藏有世界各地文獻之抄本，包括鍊金術、醫學、占星學、文學、歷史、哲學著作，及回教之各種文獻。公元750年時，大部分當時傳世之希臘文典籍皆有阿拉伯文譯本（註24）。

巴格達（Baghdad）為哈利發王朝（Caliphs, 750-1100 A.D.）或稱Abbasid王朝的中心

城市。該王朝諸王皆鼓勵學術與辯論，並鼓勵大學與圖書館之設立。當時由阿瑪蒙（al-Ma-mum the Great, 813-833 A.D.）在巴格達所設立之大學名聞遐邇。該大學附設圖書館及實驗室，並有一天文觀測站。自西班牙至印度之學者慕名而至，校中有說不同語言之教職員及學生。圖書館內藏有十餘種文字之學術著作，對學者公開其館藏。公元891年，該城有書商逾百家。文化鼎盛時，有公共圖書館30餘所。至公元900年時，巴格達城足以與君士坦丁堡抗衡，成為回教世界圖書館之典範（註25）。

中古時期回教世界，圖書館數目多且圖書充裕，為西歐基督教世界所不及。而回教勢力廣被，遠至西班牙之都市都有圖書館和回教文化中心。回教圖書館除分布普遍外，所包括知識廣闊，除了其他宗教的經典書籍不予收藏外，館藏在回教藏書之外，包括全部的知識範圍：詩、小說、醫藥、法律、天文、鍊金術、魔術、哲學、數學、演講，以及各種教科書與字帖等。圖書館蒐藏以古抄本為主，亦有紙草紙或羊皮紙卷，其館藏依學科排列。大圖書館則闢有專科圖書室。書籍裝訂良好，書法講究，並有飾字飾畫。在富豪的私家圖書館內，往往能找到精湛善本，其館藏通常對學者開放（註26）。

三、修道院及大教堂圖書館

公元第三世紀時，埃及及巴勒斯坦即已有修道院之設立。最早的基督教修道院設在埃及，修道生活於公元第四世紀末傳至西歐，有早期修道者在羅馬四周聚居。當北方野蠻民族入侵，西方文明開始崩潰時，虔誠的基督徒乃四散修道。公元540年，加西道拉斯（M. A. Cassiodorus, d.575）在義大利南部維瓦留（Vivarium）設立修道院，並設立圖書館，收藏圖書，大部分為古典拉丁文著作，亦有少數古典希臘文作品及宗教典籍，並利用繕寫室（Scriptorium）作為抄寫古籍之所。公元529年，聖本尼狄克（St. Benedict, 480?-543?）及其門人所創之蒙地卡辛諾（Monte Cassino）修道院，將讀書與抄繕書卷列為修道生活之一部分。此風

氣影響歐洲各修道院。教皇格里高里一世（Gregory I, 540-604）原為本尼狄克派僧侶，對該派規律極力提倡，修道風氣由羅馬傳至義大利各地。教皇派赴英格蘭傳教之教士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也屬該派。八世紀時，英國僧侶更將此規律傳入法蘭克人和日耳曼人的修道院；至此，修道院遍於歐洲。修道院觀念傳遍歐洲，是由於來自愛爾蘭的傳教士的影響。羅馬人於公元50年征服英格蘭南部，在羅馬人統治下，英格蘭尚未完全改信基督教。而愛爾蘭則在聖巴特瑞克（St. Patrick, 389?-461?）及其他教士引導下，於五世紀改信基督教。六世紀時，愛爾蘭修道院的教士遠赴英格蘭、法國及歐洲其他地區傳教。各地所成立的修道院中，皆重視書籍與學術（註27），繕寫許多精美的寫本，其圖書館中，俗世文籍與宗教經典一併收藏。

各地修道院圖書館之外，羅馬教皇亦在羅馬發展教皇圖書館。而以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最為積極。至十二世紀，大教堂圖書館取代修道院圖書館。大教堂是主教或大主教佈道之所，負責訓練僧侶及初級俗世教育，藏書豐富，除宗教書外，亦有禮拜用書及學校用書（註28）。

西洋中古時期，影響圖書館最大的二項因素是宗教與文化。由於政治式微、社會失序、經濟困頓，在此所謂的黑暗時代中，只有宗教能撫慰人心，仰賴宗教圖書館扮演維護社會秩序、紓解物質貧乏、淨化人心的功能。更由於西歐政治紊亂，希臘文及拉丁文的古典經籍反倒保存於拜占庭帝國及阿拉伯帝國的圖書館中，而非西歐的圖書館中。因此在西洋圖書館的發展歷程中，西洋中古時代的圖書館，是宗教與文化因素主導圖書館的發展，西洋古代圖書館的主要發展因素中的政治、社會、經濟三項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以上所述西洋中古時期之三類圖書館，修道院圖書館、拜占庭圖書館和阿拉伯圖書館，都對西方文明有保存古典時期的文化遺產有功。在保存圖書方面：修道院圖書館偏重於神

學作品；拜占庭圖書館以註疏家、百科全書、法典及各種文摘編纂家的作品較多；阿拉伯圖書館的則以科學書籍最佳。但要圖書館能充分發揮其功能，必須使其藏書能充分被利用。在中古時代，最能保存古籍，並推廣應用的，是中古晚期之大學圖書館。十二世紀末葉，大學首次出現，大學以1250年成立的巴黎大學與1350年成立的牛津大學最為著名。1500年以前，在歐洲其他地區，包括西班牙至瑞典，西西里至蘇格蘭，共有大學75所。各校組織與規模皆以巴黎大學與牛津大學為典範。其圖書館類型亦大致相同，早期大學圖書館的形制承襲自修道院和大教堂圖書館，而其主要不同之處，乃其藏書之能被充分利用（註29）。

肆、文藝復興、啟蒙思潮、民主運動的影響

以歷史時期劃分，十六至十九世紀近代圖書館的發展，開啟二十世紀以來現代興盛的圖書館事業之契機。中古晚期，鄂圖曼土耳其人對拜占庭帝國之侵擾，使得君士坦丁堡城中，希臘研究之學者逃往西歐，在棲身義大利時，身懷古典典籍的博學學者，不但促成了義大利文藝復興（十四至十六世紀），並開啟了近代文明及圖書館之昌盛時代（註30）。文藝復興時期，最大且最重要的圖書館為教廷梵蒂岡圖書館（Vatican Library）。經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 1447-1455）之推動，教廷圖書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研究圖書館之一（註31）。

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鼓勵優良圖書館之興建，德國許多圖書館建築及市立圖書館都是此一時期開始的。當時即已成立了許多教會圖書館及私人圖書館。據史書記載，十六世紀時，德國「書香處處」。在法國，皇家圖書館在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1494-1547）以後持續成長，1622年出版之圖書館目錄，列館藏書籍約6000餘種。圖書館管理員諾第（Gabriel Naudé）在1627年出版了第一本圖書館組織和管

理的指導著作「組織圖書館指導」(Avis pour dresser une bibliotheque)，曾被譯為英文。諾第陳述他的藏書哲學，強調現代書籍和古籍珍本，異教書籍和宗教著作，皆同等重要，並主張依主題分類系統排列書籍。英國方面，鮑德萊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於1598-1603年重建牛津大學圖書館。同時他說服英國Stationers公司出版新書時，送一本給以他命名的Bodleian Library，為早期的版權託管制度。該館迄今仍為重要圖書館。義大利與西班牙方面，都有著名圖書館成立。此外，許多宏偉的國家圖書館，都是在十七世紀發端開始設立的(註32)。

十七世紀末葉到十八世紀末葉是啟蒙時期。此時期在科學家、哲學家、天文學家等的開路下，是知識組織、分類、和聯想結合的時代。各種學社得以成立，各國發展皇家圖書館供學者使用，並編纂百科全書。法國皇家圖書館擴充館藏，重視資料的分類。十八世紀中葉，迪特洛(Denis Diderot, 1713-1784)和奧林伯特(d'Alembert, 1717?-1783)合編的百科全書巨構業已著手。皇家圖書館之館藏可供啟蒙時期學者利用。十八世紀初，英國卞得里(Richard Bentley, 1662-1742)向國會建議成立國立圖書館，未果。後經過多人之努力，至1759年，英王喬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將他的私人藏書捐出，大英博物館才得以成立，是為英國的國家圖書館兼博物院。德國啟蒙運動的大師萊比尼茲(G. W. Leibniz, 1646-1716)亦是圖書館員，對圖書館的館藏發展和組織頗有績效；而他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所闡述的原則，以及他對在位帝王所提的建議。其後法國的革命和浪漫運動的來臨，結束了啟蒙時代。法國革命，並未造成對圖書館的重大損害，而是分散了圖書館藏。據估計，在此期間800多萬冊圖書易手，而在巴黎一地，即有200萬冊圖書易主(註33)。

十八及十九世紀為民主運動澎湃的時代。1789年法國大革命，教會圖書館成為國家財產，而亡命的革命分子的圖書館亦遭充公。大

量的圖書都被強迫搬離其原主而集中在已先行建置妥當，以便收容之「文學著作國會圖書館登記處」內。其中許多圖書分配給大學圖書館，不過絕大部分則被移送至「法國皇家圖書館」，該館後來成為國有財產並改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至法國大革命時，圖書館除了要向學者開放以外，每週還向民眾開放。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紛紛設立國家圖書館，如在佛羅倫斯市的義大利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斯德哥爾摩市的瑞典皇家圖書館，在柏恩市的瑞士國家圖書館等。許多私人圖書館亦宣告成立。1598年，鮑德萊爵士開始重建牛津圖書館之工作，至1602年該館開放閱覽時館藏圖書有2000冊。規定大型學術研究圖書館的原則，是由德國的萊比尼茲所提出來的。萊氏的圖書館原則至今仍屬確切有效，其中包括以定量撥款做為圖書館穩定的經濟基礎，長期而有系統地採購全部學術性重要著作，以及全部典藏予以分類，以利用。

在十八世紀，閱讀已成為婦女的時尚，閱讀習慣亦已深入到社會的最低階層；為教育和政治，以及為消遣之目的而閱讀之風氣相當普及。但是為滿足無能力購買新書的讀者，一種新型圖書館應運而生，即租書圖書館(Lending Library)，或流通圖書館(Circulating Library)。至十八世紀末，租書圖書館已普及於西歐各城鎮。1850年，英國議會通過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法案」(Public Library Act)，准許地方議會組織圖書館並以地方稅收維持之，但其所能動支費用之總額有所限制。第一座公共圖書館設立於曼徹斯特，由愛德華茲(Edward Wdwards)擔任館長。在「公共圖書館法案」獲得核准之過程中，艾氏曾發揮其影響力(註34)。

美國獨立後，圖書館發展受到了歐洲的影響。直接方面，歐洲圖書館的組織模式實際移植美國，助長了圖書館的發展，如圖書俱樂部、聯誼性圖書館、流通圖書館，都源自歐洲。間接方面，歐洲圖書館豐富的蒐藏及組織，啟發美國人民認識到圖書館在新文化統合

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國的新英格蘭諸州的圖書館，奠定了今日各類型圖書館的基礎。美國圖書館運動的特色在於美國的高等教育，以及學術機關的圖書館，模仿歐洲既定的形式；然而美國公共圖書館的運動，則是美國本土的一項新嘗試。公共圖書館經費取之於眾，用之於眾的觀念，使公共圖書館興起並發展，奠定了今日公共圖書館制度的基礎（註35）。

美國早期移民所攜皆為生活必需品，待安定後，即有書籍之需求。早期的移民所攜帶的圖書中，以神學和品格道德的著作最多，此外為自我教學的教本，醫學、法律及農業手冊，字典及百科全書，以及部份歷史、政治、科學、古典文學著作。殖民地早期居民的私人藏書規模大小不一，最多者不過300-400冊。早期移民設立學院，而學院之圖書館被視為重要部份。有名的學院中，如哈佛、耶魯等學院皆得自捐贈圖書，使其學校的圖書館得以成長。而殖民期的第一所公共圖書館或市鎮圖書館乃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由奇尼上尉（Captain Robert Keayne）於1656年逝世時所贈送給波士頓之遺產中的一部分而建立，其中有奇尼生前之藏書。十七世紀末葉，英國國教牧師布雷（Rev. Thomas Bray）在美洲殖民地（北起麻州，南迄南卡州）建立了39所圖書館，共有圖書34000多冊。而這些圖書館又分三類：(1)教區圖書館，專供牧師利用；(2)地方圖書館（Provincial Libraries），供一般民眾利用；(3)世俗圖書館（Layman's Libraries），供非教徒民眾利用（註36）。

十八世紀前半葉，美國獨立革命前，除私人藏書外，有社會圖書館（Social Library）之興起。社會圖書館最早由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開始。從社交俱樂部（Social Club）之觀念引發，1731年成立費城圖書公司（Philadelphia Library Company），由會員集資購買圖書，是Subscription Library（自費圖書館，或會員圖書館）之始。其後，這一類的社會圖書館即在北美各地開設，至十八世紀中葉，新英格蘭殖民地地區至少設立了12所社會圖書館。

南方殖民地在革命前，只有二所社會圖書館（註37）。十八世紀後半葉，美國獨立後，社會圖書館繼續成長。此外，亦出現流通圖書館或租書圖書館，為使用者付費的圖書館（註38）。

十九世紀的美國圖書館持續發展，乃美國獨立革命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發生了轉變。國家主義意識、西向拓展、正規教育和自我教育之發展，以及龐大個人財產之集中，都影響到各類型圖書館之設立；因此美國國會圖書館，各州之州圖書館及地方圖書館，學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學院校圖書館等皆穩定成長。此外，圖書館的專業學會，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亦於1876年成立（註39）。而美國圖書館中，最引以為傲的乃是以稅收支持而免費的公共圖書館之蓬勃發展，引領二十世紀公共圖書館在世界各國的興建與發展。

伍、結論

本文從西洋圖書館的發展歷程中，歸納出以下結論：西洋古代圖書館受政治、經濟、社會與宗教的影響最深；西洋中古時代圖書館則受宗教及文化因素主導；近代圖書館則與文藝復興、啟蒙思潮、民主運動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到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各類型圖書館粲然大備。但現代科技發達，為當前圖書館發展最重要之影響因素，則因其所涉甚廣，並不在本文探討之範圍。

簡論之，自有人類，便有歷史與文化，就有文字紀錄。整理、保存和應用人類文化與歷史的紀錄即產生了圖書館。遠古社會，有書寫的文字，有複雜的政府和宗教系統，至少小部份人識字的條件下，產生原始雛型的圖書館。圖書館因實用而產生，保存帝王的法律和命令、土地所有權的紀錄、教堂的崇拜儀式等，古埃及圖書館即是在此環境下產生。巴比倫及亞述貯存泥版，認為圖書館要保存人類一切知識，因此除已出土部分泥版的實用紀錄外，尚有大部分尚未出土的哲學、神學和文學等紀

錄。希臘除單純實用紀錄外，增入文學著作，保存劇本；早期雅典的公共圖書館，像是一所所有法定儲存權的「版權室」。希臘大師編訂圖書館藏書，傳授學生。亞歷山大圖書館除保存記錄、蒐藏各種文字資料外，還要加以編輯、批評、翻譯、校正，以保持文獻的精確。羅馬早期，圖書館雖只是貴族的收藏而已，但隨著羅馬文化的傳播，圖書館儘量開放給民眾免費使用。書籍能保存思想，亦能傳布思想，早期基督教故事及門徒傳福音的羊皮紙書即隨著羅馬軍團而傳遍歐洲。

書籍和圖書館的價值，到中古時代黑暗時期，羅馬帝國瀕臨滅亡之際，基督教和古典文明的遺產，保存於偏遠的修道院中，以及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帝國的書卷和摺頁本之中。直至中古時代末期，基督教著作和希臘古典作品流傳至義大利而促成了文藝復興，西洋古典文明因而復甦。十五世紀活字印刷的發明，及紙張的廣泛應用，產生更多的書籍，更多更大的圖書館，更多的資訊和知識，促成了近代歐洲

昌盛的文明。十六、十七世紀宗教改革時期，各國提倡優良圖書館的興建，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歐洲各國大型國家圖書館的興起，十九世紀免費公共圖書館的肇始，二十世紀各類型圖書館的齊頭並進發展，皆代表了圖書館在近代和現代歐美的輝煌成就（註40）。

迄二十世紀，各類型圖書館皆持續蓬勃發展。各國國家圖書館如法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皆聞名於世。而美國三大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立醫學圖書館、國立農業圖書館）尤其著名。公共圖書館經英、美兩國首先倡導，各國皆視其為民主政治的資源，積極推動。此外，大學院校圖書館暨學術圖書館、學校（中、小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皆穩定發展，在現代國家發展上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從本文研探可見，圖書館在西方文明中，在不同的時代完成其不同的歷史使命。當前二十一世紀的圖書館何去何從，則有待我們這一世代的努力，才能繼往而開來，完成傳承歷史與文化的神聖使命。

【附註】

註1：Elmer D. Johnson 著，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2年）。

註2：Michael H. Harris,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4th ed.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5).

註3：同註1。

註4：JeanKey Gates 著，高祺熹譯，圖書館事業導論（臺北市：文史哲，民國69年）。

註5：同註1、註2。

註6：同註4。

註7：同註1、註2。

註8：同註1、註2。

註9：Jesse H. Shera 著，鄭肇陞譯，圖書館學概論：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新竹市：楓城，民國75年）。

註10：同註1、註2。

註11：同註1、註2。

註12：同註1、註9。

註13：同註1、註4。

註14：吳琉璃，「西洋古代圖書館史」，圖書館學報 7期（民國54年7月），頁188。

註15：同註1、註2。

- 註16：同註1、註2。
- 註17：同註4。
- 註18：同註1、註9。
- 註19：同註1、註9。
- 註20：同註1、註9。
- 註21：同註1、註2。
- 註22：同註1、註2。
- 註23：同註1、註2。
- 註24：同註1、註2。
- 註25：同註1、註4。
- 註26：同註1、註2。
- 註27：同註1、註2。
- 註28：同註1、註2。
- 註29：同註1、註2。
- 註30：同註4。
- 註31：同註9。
- 註32：同註4。
- 註33：同註9。
- 註34：同註4。
- 註35：同註9。
- 註36：同註9。
- 註37：同註4。
- 註38：同註4。
- 註39：同註4。
- 註40：同註1。

